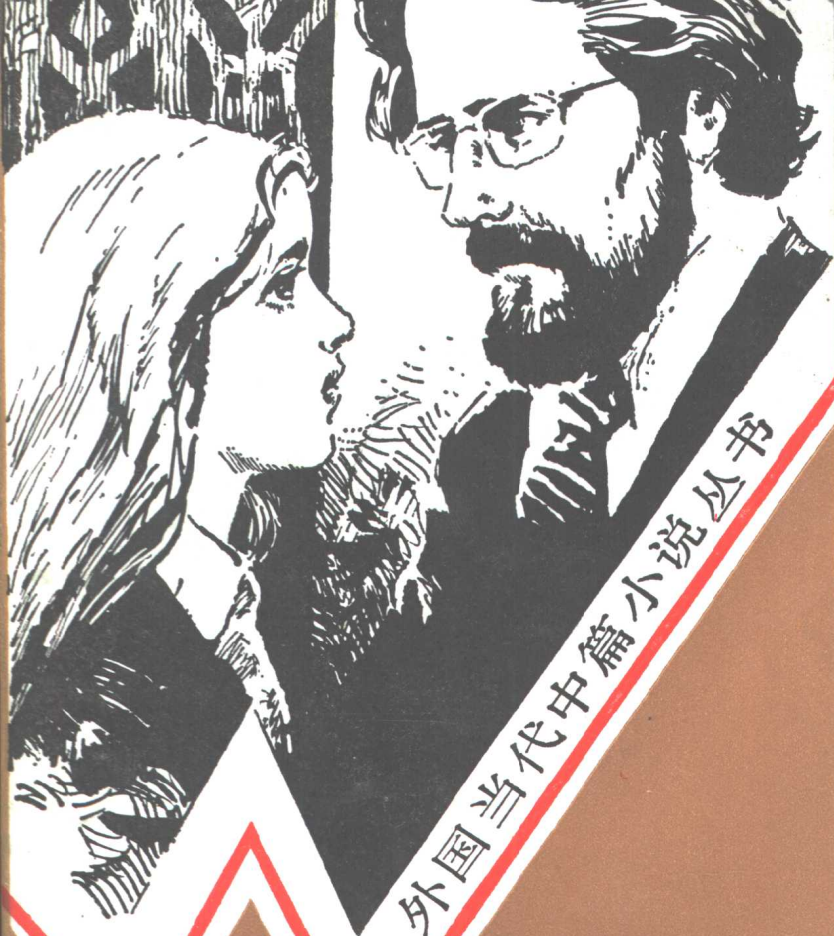




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保加利亚〕

帕维尔·维任诺夫 著

石国雄 译

爱的障碍

44.4

Павел Вежинов

Барьер

根据1980年第8期《Роман-газета》杂志译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осква.)

爱的障碍

[保加利亚]帕维尔·维任诺夫

石国雄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40毫米 1/32 印张4.125 字数66,000

198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600册

ISBN 7-5039-0102-0/I·62

定价0.90元

译者的话

《障碍》是保加利亚作家帕维尔·维任诺夫于1976年写的中篇小说。该小说被列为保加利亚解放后的中篇小说杰作。1980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引起轰动，于首映后再度复映，在十六届保加利亚电影节上获“金玫瑰”大奖。

小说通过作曲家“我”和多罗特娅的一段邂逅相遇的经历，提出了人与人关系中的道德问题，谴责了无情、冷漠、自私的行为，主张克服无情和自私，也包括为追求个人心灵上的安宁而构筑起来的人们之间的障碍，建立起互相了解、关系纯真的人与人的关系。

小说在艺术上不落俗套。作者采用象征比喻手法，真实的生活细节与虚构的故事情节相结合，细腻的心理描写，使人读来颇感新意。

作者帕维尔·维任诺夫(1914—)为当代保加利亚著名作家，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当过一些文艺报刊的编辑、编委、主编。曾任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副总经理和文艺部主任。1980年当选为保作协副主席。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人民

文化活动家，四次季米特洛夫奖金获得者。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外文。

根据书中内容，在译成中文出版时，将书名改为《爱的障碍》。

孤独，过去于我是一种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感觉，现在每到深夜便越来越经常地困扰着我。半夜里，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静息了，一切喧闹沉寂了的时候，这种感觉便产生了。这时只有人行道上发出吱嘎声，就象僵尸的骨头格格作响似的。这种时刻便有一种荒诞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我似乎处在一只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之中，那样清晰地听到它那勉强可闻的、但是近在咫尺的呼吸声。于是我就起床，开始烦躁不安地在作为我办公室的宽敞的前厅里踱来踱去。毫无解脱的办法。孤独的感觉并不强烈，也不纠缠不休，却象匕首的刀刃一般尖锐锋利。它突然逼近我，要把我逼到墙边。我好不容易奋力自拔，摆脱它的压抑，灯也忘了关，就跑到门外。我跑进电梯，平息了气喘，从十五楼降到一楼。我坐上汽车，赶忙开动马达。它那隐约可闻的隆隆声，比诗人歌颂的山间流泉的潺潺声动听得多。一霎时，这竟使我得到了慰藉。我一边嘲笑着自己的愚蠢，一边慢慢地行驶着。但我仍然未能克制住寒战，仿佛我是从冰箱里被拖出来似的。我瑟

缩着，打开车窗，让风驱散那随我而到汽车里的野兽般的恶臭味。我究竟怎么了，我不明白，也许，在和妻子离婚后神经变得脆弱了。

轮胎轻柔单调地发出雨点一般的沙沙声。为了听到令人不快，同时又是令人振奋的制动声，我急剧地转向我们称为街道的林荫道。车灯照亮了黑暗中的房屋正面，就象用手指划出了它们的轮廓。车灯光映照出远处的吊灯，在我眼前闪了一下，就隐逝了。白色的纱窗帘一闪即逝。但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与我在一起的还有汽车。这个颇有耐力和毫无企求的东西，因为它排出臭味而受到人们平白无故的辱骂。嘿，它当然是排出臭味的，但至少它是得体的，不象人在喝了酸酒、吃了蒜头后尽打响嗝那样。

这个时候大概只有《索非亚》饭店的夜餐馆还开着。我象往常那样把车停在广场上，漫不经心地走进了豪华的电梯。我本来完全平静了，几乎已经不再想到餐馆去了。我不是个喜欢喝酒的人，也不喜欢嘈杂的人群、饶舌的醉汉，总的来说不喜欢放浪的生活。但终究可以说，这是我经常混迹其间的地方。日常生活的习惯趋使我去那里。按秉性来说，我是个内向的人，甚至很阴郁，总是紧闭着双唇。我知道，我能博得好感，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似乎是，沉然寡言的人仅仅偶尔郑重地发几句

尖刻的奇论，他们比那些好尖嘴利舌的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而我的妻子却喜欢让那种饶舌的人围着她转。我穿过大厅，竭力不向两旁张望，坐到大厅尽头的小桌旁。然而，代替想要彻底平静的是，我感到自己处于某种奇异的真空之中。

我要了意大利白维尔木特酒，这是一种劣质的饮料。简直不值得一喝。但试问，在这种深更半夜的时刻，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刺激的呢？直到现在我才环顾四周。今天晚上餐馆里不同往常地相当空寂。静谧似乎也渗入到红天鹅绒窗幔里去了。在这寂静笼罩着的透明的罗网中，服务员如蜘蛛似的无声地溜来溜去，默默地灵活地为顾客服务。看来，这是餐馆基本的优越之处，因为诸如给我的冷切牛肉却是板硬板硬的。我又喝了一杯维尔木特酒，然后喝一杯只带一小块冰的纯威士忌。我的身体中才如注入一股暖流，感到比较舒服。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马上会浮想联翩，象蜻蜓一般张开纤细的蓝色翅膀凌空翱翔。但这次这种遐想刚刚萌动，就有一个服务员走到我眼前，彬彬有礼地说：

“马内夫同志，有人请您坐到长桌那边去。”

我走过去，却没有看到什么长桌。

“谁请我过去？”

“大让。”

“喝醉了？”

“不，一点也没有。”

我烦恼地叹了口气。大让是我的裁缝，得罪自己的裁缝可是不行的，特别是你若想穿得好的话。

“您去说一声，我马上去。”我回答说。

我不急不忙地吃完了冷牛肉，闷闷不乐地向邀我去入席的桌子走去。是的，让确实聚了大约十来个自己的崇拜者和顾客。他老远看见了我就站起身来。他穿着熨得无可指责的西服，却是不可思议的雪青色的。这个人具有那样的审美力给别人做衣服，自己却一点也不会穿衣服。

“我想，没有必要介绍我的客人了，你们全都认识他！”

我坐到他旁边的上座时心里想，未必是这样吧。我又不是游艺节目的作曲者，能使那些现代派咖啡馆里的姑娘狂热地盯着我看。幸运的是，我在桌旁看见了几张多少是相识的面孔：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导演，白天营业的酒吧间里的一个女招待。如近来常有的那样，这些人中女人比男人多。他们尽情作乐，喝了酒已经尖声尖气地大声嚷嚷了。说到底，是我自己不好，甚至孤独这把锋利的匕首也没有这一伙微醉、喧闹和无聊的人那样令人可怕。

要是他们，比方说，完全醉了，或者争论着汽车和足球赛，那就会更糟糕。但这些人至多谈论电

影，哪怕是保加利亚电影。我的生活就是充塞着这样一些漫无目的的夜晚和毫无必要的结识那些有时成为我多年累赘的人。我竭力只望着酒杯，不回答任何问题，也不对人微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表现出任何兴趣。总之，我郁闷得要命。这个夜晚要是没有什么不寻常事的话，大概会从我的记忆中无影无踪地消失殆尽的。但是再迟一会就发生了这种事。而现在我无聊得烦恼不堪，坐在那里，我没想到，这种事正等着我。我只是偶尔偷偷地看一下表，它走得还是那样平稳，对我坐在这伙人中间是什么心情丝毫无动于衷。当这些人说，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已经坐了不少时间，可以离开了，我就起身告辞，表示歉意。我觉得，让对我不十分满意，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以后请他去歌剧院看首

043711

演，因为他非常爱看第一次演出。

街上显然寒意袭人。风卷走了低悬在城市上空支离破碎的褐黄色云块。教堂仿佛被罩上了一层浓杏汁。它的圆顶在天空的背景上隐约闪现着。如果不算纪念碑上那些使人去注意自古以来的命运的人像，广场上阒无一人。我只穿一件衣服，因此急忙坐进车内。但是刚驶了几公尺，我就感到，在我背后有个人在动弹。我吓得停了车，急忙向后转过身去。我深信，我立即会遭到可怕的猛击，最可能是挨一顿裹在破布里的铁棒。当然，什么也没发生。

后座上一个女人用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我。她那张苍白的鹅蛋脸充满了惊恐的神情，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您在这里干什么？”我恶狠狠地喊了一声。

其实，与其说是我对她发火，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可是发火也有其因——凭什么她不问一声就爬进我的汽车呢？

“没干什么，”她害怕地回答说，“我只是想……而您却一下子就开车了。”

“您到底想干什么？”

“您没认出我吗？”她惊奇地问。

“我打哪儿会认识您呢？”我几乎是粗鲁地回答道。

当然，和年轻姑娘谈话是不应该用这种语气的。而她也真的很年轻，二十岁左右，不会更大。还有，我在那一刻觉得，她不很整洁，形容憔悴。

“在餐馆里我跟您坐在一张桌子上……您还颇感兴趣地看了我一眼。”

简直是胡扯——颇感兴趣！也许，我是瞧了一眼，但大概光顾着想别的事。我根本就不喜欢在餐馆里闲逛的少女，这些妖精，一个晚上喝的伏特加比任何一个装卸工喝的还要多，而且她们总是裹在团团烟雾之中，又怎能看清楚她们呢？

“好吧，就算这样吧！这也不是爬到别人汽车

里的理由呀。”

我的恶意消失了，剩下的是轻微的烦恼。

“但我等着您，”她解释说，“您说过，您要走……而街上很冷。”

“您怎么猜到，哪一辆汽车是我的呢？”

“没有别的‘珀若’^①……而且车门没有锁。”

“好吧。那么为了什么您等我呢？当然，如果允许我，可以问吗？”

这样的讥讽对于这一类少女，对这些妖精来说，我想未必能理解。她只是眨了下眼，率直地回答说：

“我想请您送我回家……已经很晚了，电车不开了。”

嗨，这可好！这样的借口倒是一点也不傻……通常只有那些比我年轻或年长的人才会上这样的钩。”

“那您住在哪里？”

“中央监狱旁边。”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好一个地方！看来，这不是借口！深夜无法慢腾腾地步行去那里。那是在城市相当远的另一端。

“原来这样，姑娘，”我换了种口气说，“您自己也看见，我不止喝了一杯……这种状况下我怎么开

① 法国“珀若”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译注

车穿过全城呢？您可以想到，汽车检查站会阻止我的。”

“但您反正是打算开车回去的呀！”她惊奇地说。

“当然是这样。但我打算穿小街，那里比较暗。”

“既然如此，就没办法了！”她顺从地答道，一边握住了车门把手。

后来，当这个长相并不漂亮，穿得也不好看的姑娘不知怎么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时，她的这种温良恭顺不止一次地揪着我的心。

“等一下！”我说，“您打算去哪里？”

“反正不行了！”

“我送您哪怕到出租汽车站也好。”

“谢谢，不用了！”

她走出汽车。看到她没精打采，有点不大灵活的步态，我违背自己的意愿，跳出了汽车，赶上了她。她哭了，真的，没有出声地哭了，但是泪水如流，淌满了她的脸面。我全然不知所措了。我这个人相当冷漠，不大随和，但是看见女人流泪，却不能无动于衷。看来，这姑娘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人。

“要是您没有钱雇出租汽车，”我说，“我很乐意借给您。深夜您可不要步行回去。”

“不，不！”她大声喊着，“不用！”

她居然那样高傲！要不是她哭了，我又会斥责她。你高傲，可是却爬进别人的汽车！

“好，走吧，我送您！”我说，“趁您还没有泡在泪水里。”

说完我就气鼓鼓地向汽车走去，但却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转过身去，见她背朝我站着，望着天空，仿佛打算飞上去似的。我甚至觉得，风马上就会带她走——我感到她是那样的轻盈、飘逸。

“喂，您怎么啦？”我不耐烦地问。

她顺从地走近我，但突然踟蹰不前了。

“我不能回家，”她说，“我怕……”

“怕谁？”

“母亲……她不许我这么晚回去，就是她许可，我也不到她那里去。您无法料想，她是什么样的人！”她的话声中流露出真正的厌恶之情。

“那您为什么在我面前还要装假？”

她又困窘地眨了下眼，简单明了地说：

“我……我想，您会请我……”

现在我很难记清楚当时我的感情。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甚至没有惊讶。我对她并无恶意。当然，也不能说我喜欢她。我望着，她站在那里，那样轻巧，穿得那样单薄。我望着，风把她的裙子卷在瘦削的大腿上。在她的话中感觉不到什么羞耻，什么畏怯，而且同时也没有丝毫堕落的迹

象。好象她不是在跟我而是在跟她的姨妈说话。当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既是怜悯又是什么别的难以捉摸的，但反正是很自然的感情。我叹了口气，耸了耸肩，低声嘟哝着说：

“那就走吧！不会把您留在街上的。”

她的脸一下子就变得容光焕发，风象只手似地拭去了她脸上的泪水。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简单自然，同时却又比我所估想的要复杂得多。当时我也没有打算要去深究这种复杂性。再说又怎能理解这些现代姑娘啊！她们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呢！

“您叫什么？”

“多罗特娅……”

“好，多罗特娅，看来，您已经知道一点我的情况了……我叫什么，我汽车的牌子。而您怎么知道，如果现在到我家里去，我的妻子不会赶您出去呢？”

“您是个离了婚的人，”她回答说，“完全一个人过活。”

“您从哪儿知道的？”

“在您没有走过来前，让在吃饭时讲过您的情况……当然，是夸您。顺便说一句，他说，您性子急躁，但人很善良。”

对了，明白了。我怎么一下子没想到呢？看来这姑娘并不是如第一眼给人的感觉那样简单。她可

是想好了，该如何行动。她会不会搞出什么非常巧妙、走得太远的花样来呢？不排除这种可能。当时我只明确地意识到一点——无论怎样，她身上既没有狡猾，也缺少谨慎。再说，这一代人完全不拘小节，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巧妙地撒谎和装假。

我们坐进了汽车。我重又让她坐在后座。我没有丝毫愿望缩短分隔我们的距离。纵使她本能地要耍什么滑头，她也搞不成什么名堂。她缩到角落里，甚至在反光镜中我也未能看到她。她悄无声息，大概在打瞌睡了。这不奇怪，因为已将近深夜三点钟了。而在没有抓住我这样的傻瓜之前，她大概不得不熬过长时间的不愉快时刻。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完全恰当的。此外，我喜欢夜间在空旷的街道和街心公园驾车兜风。寒风驱赶着那里的醉汉和纸屑。我喜欢感觉到马达烘热的空气，象从氧气枕头里吸气一样作深呼吸，吸进这热空气。至于睡觉，当然，我将把她安置在前厅。最坏也不过是偷走我兄弟从非洲带来的一个裸体乌木像。现在主要的是，到电梯去别给人发觉。并不是因为我很尊重邻居们的意见，而是年轻的小姐显然跟我不相称的。但是，在我喝了这么多劣质维尔木特酒后，难道能徒步走上十五层楼吗？我住在最上面一层，在我上面只有天空、云彩以及娇生惯养、慵困懒怠的缪斯。

上帝保佑，电梯还开动。我打开房门，心情轻松地把她带进了住宅。

“您这里灯还亮着！”她惊异地说，“也许您妻子来了？”

“别担心，”我用玩笑的口气回答说，“任何情况下受到指责的是我，而不是您……”

直到此刻我才看清楚她。她在我前面走，步态有点怪，就象在潮湿的海滩上漫步的鸽子或海鸥。她穿的是低廉的绸裙子，没有袖子的黑短衫。裙子和短衫都相当皱。虽然春寒料峭，她脚上却没穿袜子。她身上既无口袋，也无书包、钥匙，甚至手中连手帕也没有。她简直就象栖息在树枝间的一只小鸟。多罗特娅用明澈的双眸望了我一下，忧心忡忡地环顾着房间，然后转过身。

“您这里多好呀！”她赞叹地叫了起来。

“我看不出来……”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并不崇尚物质享受。好一点的东西我妻子都弄走了，当然，她有权这样，因为那些东西是她亲自买下的。留下来的还有墙上的几幅好画、钢琴和铺在地板上的娇嫩的橙黄色匈牙利地毯。一开始这地毯使我非常生气。它也是我妻子买的，而且用的是外汇，尽管我们已经离婚了。她确认，地毯的颜色和墙壁非常相称，她有一种典型的女人逻辑。她认为，如果女人们偶

然弄到一只蓝色提包的话，一定会缝制蓝色的西服。而在我看来，它最配乌黑的钢琴颜色，这钢琴古色古香，非常美，在地毯这种娇嫩颜色的衬托下更显得漂亮。多罗特娅径直走到钢琴旁，掀起琴盖，开始专注地细看变黄了的磨光的键盘。

“这是您的钢琴吗？”她问，“我是想说，您是坐在这钢琴面前作曲的吗？”

“是的，坐在它面前……”

“它不是太旧了吗？”她失望地问。

“没关系，可以用。”

她用她那明净的双眼望着我。她的羞涩完全消除了，现在一点也不拘束了，就象在自己家里那样。

“给我弹点什么吧，”她央求说，“弹一会儿也好……一定要弹您的曲子。”

“您干吗要听弹琴？”

“我想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说真的，我不大懂音乐，但这不要紧。”

真有意思！难道从短短的片断中就能了解一个人吗？但是，正如我在相当长时间的生活中所相信的那样，女人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的！就拿我妻子来说，她离开我完全出乎意外，没有任何原因。或者，至少是我这样认为，没有任何借口，任何理由，甚至也没有庸俗的吵闹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有